

自選章節（宇宙之女/陳又津）

秋風起兮

我記得，在一個晴朗的秋日上午，父親病倒了。

父親在這世上的直系親屬，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，父親其實一直是一個人活著，從不依靠別人直到現在。而在這塊土地之上，我們這個家族尚且沒有親人埋在這裡，若是佛陀故事裡那個死了孩子的女人前來找我，我很可能就是世界上那個尚且沒有親族死去的人。

賣餅的生意也漸漸收了起來，大概是生意差了，父親退租店舖，帶走跟了他大半生的模具和機器，放在陽台的後門旁，從此後門只能打開一半。

父親第一次中風後的這段時間，母親和我開始學著認識公務部門。

在稅捐處填寫財產繼承一系列表格的時候，我想應該沒有一個國中生寫過這東西吧，後來我才知道有些人一輩子都沒有填過，因為世上有一種職業叫做土地代書。那時我就立定志向絕對不要當公務員，每天處理這種無聊的東西，像那個櫃檯阿姨擺出一副苛刻的面孔，好像每個人都應該像她一樣變成壓扁的罐頭肉。

那時我連老師都覺得可以開除趕走，但身為母親當然希望孩子有個穩定的工作，母親問我覺得去銀行學校或公家單位工作怎麼樣啊，我說才不要、好無聊，他們很笨都做一樣的事。

母親說不定那時就比我其他同學的父母提早覺悟到了此路不通。

父親則跟那些阿伯一樣，開始飛來飛去，半年住台灣，半年住大陸的生活。

他住在台灣的時候撿破爛，在大陸的時候借錢給人、蓋房子或不知道在做些什麼生意，而我就跟很多台商的孩子一樣，不知道父親到底在做些什麼。母親怕父親在大陸隻身一人危險，還交代他說，如果別人問他有沒有錢，他要說有，但都在老婆手裡，人家才不會虐待他。而母親在台灣這裡，當然也有人問同樣的問題，母親就說錢已經被老公帶去大陸，所以她也沒錢。

跟很多台商的故事一樣，父親在大陸合夥生意的夥伴跑了，這次我沒辦法用五百塊買回他心中的公平和正義。他回到家裡，一樣很少對這個世界發表意見或抱怨，只是多了一些時間看電視。他早起看華視的平劇，皮黃腔拉長的音調也許可以讓他回到以前的時代。

他沒有留下任何一句話。

不痛、不怕，心無罣礙，無所恐怖。

戲劇系有個術語，叫做「curtain」，也就是幕起的意思，但排練場沒這麼一塊紅布，誰也不知道演員什麼時候才準備好了，所以排練時就由演員喊「curtain」，表示戲的開始和結束。雖然病房的幕是淺綠色的，但這種時候就將就一下吧。

「等下下樓，你要說爸爸下樓囉。」禮儀師說，「不管到哪裡，都要跟他說一聲，怕他跟不上。」

原來魂魄也有跟丟的時候。

從小父親都走在我前面，也不看小孩跟上了沒有，萬一我太慢碰上了紅燈，還要想辦法在機車發動之前追上父親，長大之後我也以極快板的速度走路考試談戀愛工作，拚命趕上人生的進度。

現在，換我跟老爸說要走去哪了。

「爸爸過橋囉，」他說一句我說一句，感覺像是我爸多了一個兒子，對禮儀師來說有點吃虧。

爸爸出門囉、爸爸我們上車、爸爸現在下橋、爸爸我們要轉彎了、爸爸上樓、爸爸下樓，爸爸我們出電梯囉……

印象中，我從來沒有跟父親兩人一起出遊的經驗，現在卻怕他被關在電梯裡面、怕他走樓梯的時候不小心滑倒、要不就被丟在沈重的安全鐵門後面，而且我總懷疑是不是要大聲一點，重聽的老爸才能聽得清楚。

陳君秋生享年七十有八，想想也不算太吃虧。現在是你人生的畢業典禮，要去得平靜安詳，也請各位家屬還不要急著送花合照，我們先去畢業旅行再說。

因為司機、音樂和菜飯都準備好了。

父親和我的第一次郊遊，Curtain！

開車的路程比我想像中的複雜，每次轉彎、加速、煞車、等紅燈、啟動、上下橋，我還是沒能察覺先行告訴父親，要靠禮儀師的提醒。

窗外是父親曾經工作過的夜市，依舊遊人如織，燈火通明。

至於車裡播放的佛經，具體描繪另一個世界的美景，金沙鋪地、珊瑚寶樹、仙女散花、琉璃似海，具體到可以換算成新台幣，保證老爸這輩子絕對沒撿過這麼好的寶物。這一側，父親和我一起經過夜闌的城市，高速行駛的車輛如深海魚們，黑色的淡水河在橋下靜靜流淌，遠方好像傳來了鑼鼓的聲音，越來越近。

咚切咚切 咚切咚切 咚切—咚切— 匡！

神明出巡，天兵天將盡皆下凡，鞭炮炸起的煙霧昇騰，戴著青山宮鴨舌帽的老伯手持LED棒指揮交通，眾多神明聯合出巡，神轎下的男子吆喝連連，節奏一致。也有身穿黑衣的大漢腳踩極為繁複的步伐，不發一語。跟在後面的音箱人員，一條音源線就有小兒手臂粗細，後面的信徒群有珠光寶氣的老太太、老得讓人懷疑還能走路嗎的老人，贊助沙拉油、麵包點心、米糖油鹽的小貨車也會跟著，車上的一對小兄弟百無聊賴地鑿冰塊來吃。簡單說，橋上塞車了。

十幾年前，新的世紀尚未來臨，我家三陽路口的護山宮恭慶三山國王聖誕，廟方請歌仔戲班來搭台演唱。

當時我尚在襁褓，聽外頭熱鬧吵著要去，母親因為聽不懂歌仔戲敬謝不敏，父親拗不過我只好帶我去了。戲才開始，吸引我的卻是周遭的攤販，想要這個也想要那個，偏偏話又說不清楚，父親聽不懂嬰兒的咿咿呀呀，困擾的程度大概跟他中風之後，我聽不懂他的狀況類似。他搞了半天，終於釐清我要吃糖葫蘆。

父親平常很節儉，那天興致好買了給我，不料糖衣是脆的番茄是軟的，這娃兒一吃嚇壞了，吐出番茄滿嘴血紅，當場哇哇哭了起來。鬧得父親沒辦法繼續

看戲，只好帶我回家，但我沒有要休息的意思，據母親蒐集各方線索研判，我要的是別的東西，全家三口重回戲臺現場，原來這孩子要的是糖葫蘆邊的棉花糖。

要五毛給一塊，要棉花糖給糖葫蘆，他就是這樣的父親。

一個嬰兒，吃得嘴巴黏答答的，不知道要花多少功夫清理，可是她不哭了，謝天謝地。

這是父親和我第一次一起看戲，也是最後一次。

我不知道操福州話的父親對歌仔戲台詞的理解有幾成，但也許那不重要，就是一點鑼鼓聲響，便足以喚起他在家鄉的快樂記憶。

父親喜歡唱戲，偶然酒興來了哼唱兩句，Do La So Mi So Do La So，自己還有些得意。但在參加合唱團的我眼裡，這算不上歌唱，可是我記得他唱的音調，甚至想過要找出是哪個唱段，但他從沒給我說過戲文的故事，沒個典故可循。而且，萬一他唱得荒腔走板，我找白了頭也找不到那個句子。

Do La So Mi So Do La So Do La So Mi So Do La So

Do La So Mi So Do La So Do La So Mi So Do La So

廟會的神偶擺頭睜眼，穿著球鞋的少年從袖身下鑽出，旁邊的人立刻遞上紅色板凳，讓他坐著歇息。穿著黃色T恤的阿伯比出一根食指，對不耐的機車騎士說：「再一下就好。」叼菸的大叔沒這麼和顏悅色，他握緊拳頭對按喇叭的司機罵：「啊沒你是要怎樣？」

一陣硝煙蜂起，頭上打起煙火，橋上河面都佈滿燦爛的光點。

可惜父親沒能看到這樣的煙火，因為每個放煙火的日子，他總是埋頭工作。既然動彈不得，母親、司機和禮儀師也都抬頭看著這幅免費的風景。

誦經被微微地被風吹開，我看到一隻腳和幾根手指，掀開黃色的誦經被，打開後車廂的門，有人穿著病人裝逃跑了！

……那背影不就是我爸嗎!?

「不要跑！」我的聲音被煙火炸開的聲音掩蓋。只見他頭也不回，回答的聲音順風傳到我耳邊。

「我想要回家！」

這句話如果在平常從一個孤苦無依的安養院老人缺牙的口中說出，應該會讓人一陣鼻酸，而且這次出院母親和我都太緊張了，忘了至少要送他回家，哪怕看一眼也好，不小心幫他把家也給丟了，但當務之急我想到的是糟糕他現在回家會發現東西都被丟光光了！

我跟著他跑，重新橋的路肩淨空，鑼鼓點替我們的腳步伴奏，跑過十字路口，跑過凹凸不平的騎樓，抄進小巷，兩旁屋簷低矮，甚至能聽見屋子裡的人在什麼節目，還有些紗門泛出神桌上的桃紅色光芒。

父親穿過家裡的大門，但我不能，我趕緊從口袋掏出鑰匙，父親只是站在客廳，就像他中風之後被輪椅推進來那樣，臉上露出迷惑的表情。

他鎖骨下的胸管不見了，肉都長了回來，呼吸的時候不再有咻咻的聲音。

胸口被燒焦的痕跡消失了，鼻管喉管點滴管也沒有在他身上留下針孔。

我說，你的西裝還在。

不要懷疑我是為了轉移父親的注意力，而是因為如果他連我都不認得了，他有什麼東西不見八成也不會記得，但他一定不會忘記他訂做的西裝。

轉開房門的喇叭鎖，父親最喜歡的西裝就吊在衣櫃的把手，如果要上路，當然不能穿醫院的條紋衣，穿了西裝再走。

父親由上而下一顆一顆地扣上襯衫，褲頭就沒辦法了，就算繫上皮帶最後一個洞還是有些鬆垮垮的。雖然夏天穿外套有些不倫不類，但父親可是長年在鍋爐邊討生活的男兒呢，他看了看穿衣鏡，覺得不對，走到廁所去，吱呀一聲打開粉紅色的盥洗鏡，把隔層裡面的假牙戴起來，再用細密的尺梳梳頭，銀白色的髮根漸漸變黑，頭髮也漸漸長長，父親變回了我記憶中的樣子，就跟記憶中的一樣好。

該沒什麼遺憾了吧。

他說，我們去吃福州丸。

門口的腳踏車因為久沒人騎，煞車被雨淋得有些生鏽，但煞車壞掉算什麼，我們的人生可是從來沒有煞車！

父親牽著荒廢已久的腳踏車，我只能自力更生在後座的貨架保持平衡，他左腿一划一划，右腳踩上踏板，夜涼如水，我們加速划進夢境的邊界。